

迷幻音樂會

楊永漢

(信報，2015年12月4日)

令人拍案叫絕，就是聽《飛雲飄樂，滬港宏光音樂會》！

九月二十日，星期日，步進大會堂音樂廳，這天是指揮家夏飛雲先生與國內及香港多位著名演奏家，指揮家同台演出中樂。自少喜歡聽音樂，但並不著迷，偶爾陶醉在宮商之間，暫時脫離現實，潛入想象的音樂世界。從沒有渴望過音樂會令我進入忘我境界，但這次，使我明白，甚麼是繞樑三日，三月不知肉味。

《慶典序曲》已顯出表演者的熟練技巧，一片喜氣洋溢，歡樂之聲此起彼落，似要喚起聽者的精神，在訴說：「來吧！慶典開始。」《東海漁歌》充滿浪漫的激情，船身隨著大浪高低不定，時而風高，時而雨急；忽爾船疾，忽爾船傾，掌舵在叫，船員在奔，不知多少海裡，眼前平江萬里，直流而下。喜者撒網，急者收繩。風浪之後，是雨晴風吹，帶著魚獲而揚帆。

奇怪！音樂為甚麼有水聲？若一滴水珠從天而下，圈起漣漪，在黑暗中只有如呼吸聲般的露滴聲，卻震撼整個會場。原來是《飛天》的首段，飄過迷夢的洞窟，從壁上走出來的仙女，輕紗繞著婀娜的身段，回眸一笑世間的癡人。懷疑自己身在敦煌洞，一道光線照破四周漆黑，原來壁畫全是仙人的化身。層層疊疊的影像，飄飄浮浮的彩服，達於四野，飛出了洞窟，遊走於閻浮。

《十面埋伏》是名曲，金戈鐵馬，四面楚歌。有馬蹄疾步的聲音，也有急喘的呼吸，是走投無路的死拚，帶著絕境失救的悲鳴。心跳隨著音樂而動，時急時緩，遏一絃線，震出最後一韻，整個的肌肉隨即放鬆下來。

二胡與薩克斯管合奏的《二泉映月》及唢呐與樂隊表演的《山丹丹開花紅艷艷》都充份顯出表演者的熟練技巧。尤其是二胡，將湖光山色化作悠揚的曲調，令人神馳。《山丹丹開花紅艷艷》是陝北山區的歌曲，樂曲高亢，最能表現出此地區的民眾熱情奔放。

《夜深沉》，是京胡演奏，起曲的鑼鼓聲，每次都撩動我的淚腺。首次聽《夜深沉》是看《霸王別姬》中虞姬自殺前的劍舞，不管自己的情人是婦人之仁，抑或是殺人如麻的魔鬼，但兩人有至死不渝的愛情。樂曲從四境無聲，急促的鼓響引起夜色，時已三更，夜深蟲鳴，遊人迷路。有如醉翁昏睡，忽然夢囈，又似夜深歸人趕路。曲尾的急促聲，究竟是陽光，還是雞鳴，抑或是臥起的壯士？

幾小時的演奏，從現實走進迷幻的境地，四體放逸，魂在魄離，不知身在何處。掌聲響起，久久也沒有停下來。